



三江月

博物

责编乐建中 审读刘云祥  
2021年1月16日 星期六

美编雷林燕



# 夜守 “猴面鹰”

张海华 文/摄

草鸮

“来了，来了，仓鸮飞过来了！嘴里好像还叼着老鼠！”旅馆老板娘急匆匆跑了进来，她连声催我快去拍照。

当时，是晚上9点半。经过了大半天的飞行与租车自驾之旅，我刚刚抵达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旁的一家旅馆，正在大堂里放下行李，准备办入住手续呢。

旅馆老板老刘是个热心人，一边跟我说不要着急，一边已经在动手帮我拉开三脚架了。我当即扛起“大炮”（超长焦镜头），而老刘打着手电，我们一起冲到门外的大树底下。一看，可惜仓鸮已不见踪影。

回想起来，去年12月上旬，我到西双版纳拍仓鸮的故事，可谓一波三折。

## 第一夜： 守候失败

我住的这家旅馆，是当地鸟友推荐的，就在版纳植物园吊桥入口旁。2014年，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来植物园玩，就是从吊桥进入的，而不是走正大门。不过，这次过来，发现吊桥正在维修，入口封闭了，这让我觉得有点遗憾。倒不是因为入园不那么方便了，而是因为鹰鸮（这是一种我没有拍到过的猫头鹰）拍不成了。本来，每到晚上，常有一只鹰鸮飞来停在吊桥的承重斜杆上或附近树枝上，借着灯光觅食。

不过，那天晚上刚到旅馆，就听见老板娘说仓鸮来了，还真有点激动，心想这次来能够把仓鸮拍好也很不错了。我问老板娘：“天这么黑，你又没用手电，怎么会看到仓鸮的？”她说：“鸟是白色的呀，飞过的时候很明显的。”

尽管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仓鸮已飞走了，但老刘安慰我说，不要紧，再等等，它还会再来的。于是，他搬了两把凳子到外面，我们一起坐着，边聊天边等仓鸮。原来，门外有棵很高的大树，树干的高处有一个树洞，是仓鸮的巢。老刘说，前段时间，他们见到过仓鸮在交配，估计目前雏鸟已经孵化出来了，因此成鸟每天晚上忙着捕鼠以育雏。

说到这里，有必要补充介绍一下仓鸮这种鸟。在国外很多地方，仓鸮特别喜欢待在农家的谷仓里，伺机捕捉老鼠，故得其名。在分类上，仓鸮是属于草鸮科的一种猫头鹰。中国的草鸮科鸟类共有3种，即草鸮、仓鸮和栗鸮。除草鸮在中国南方广为分布外，后两种在中国主要分布在西南省份的局部地方，非常罕见。不过，仓鸮在西双版纳分布较广。草鸮和仓鸮长得很像，它们都具有近乎心形的圆脸盘，因此都有个俗称叫“猴面鹰”。两者最直观的区别在于，仓鸮的脸和胸腹部比较白（尤其是雄鸟），还有很多细小的黑斑；而草鸮的脸和胸部偏黄褐色。

老刘说，通常在天刚黑的时候，特别是晚上7点多，仓鸮会第一次捕鼠归来，先在树枝上停留十几秒，然后进洞喂食。当它飞出的时候，通常是直接飞远了，但也有可能在附近的小树上稍停一会儿。此后，成鸟还会再回来一两次，这取决于它捕食的成功率。可惜，那天晚上，一直等到午夜11点，也没见着。我困得不行了，只好收工。

## 第二夜： 在树下听猫头鹰的故事

第二天上午，我去附近山上的寨子里拍鸟，下山时已近傍晚。匆匆吃过晚饭，天色刚黑，就又和老刘一起在外面等仓鸮。等啊等，仓鸮一直没有来。老刘忍不住嘀咕：奇怪啊，这太反常了，平时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带着老鼠回来一次了。

闲着无事，两个人就聊天。老刘十分风趣，善于讲故事。我们的身后有棵树，树顶的枝条是光秃秃的。老刘指着这光枝说，有一天晚上，有一只斑头鸮（音同“休留”，一种圆头圆脑的小型猫头鹰）站在那里，它发现底下有人在看它，倒也不飞走，而是先摇头晃脑观察一番，然后敛着翅膀，大模大样地往上走，很有派头的样子——说这番话的时候，老刘站了起来，倒背着手，故意微微挺着肚子，慢慢地在我眼前迈开步子。他学得实在是惟妙惟肖，逗得我开怀大笑。

后来，他又讲了一个有点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某个晚上，他也是和客人一起在这里等仓鸮。忽见一只老鼠踩着小碎步在马路往前走，此时，从空中掠下一个黑影，紧跟着老鼠。大家定睛一看：咦，这不是鹰鸮吗？但出乎大家的意料的是，这只鹰鸮居然并没有顺势扑击近在眼前的猎物，而是以超低空一直跟随着老鼠，一副既想抓又有点犹豫的样子……就这样，眼睁睁看着老鼠大摇大摆地穿过马路，钻进了灌木丛，那只鹰鸮还是没有下手，而是飞回到了树上。老刘说，当时在场的人都很不解，后来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是：这只鹰鸮可能是只幼鸟，还没有较好的捕猎经验。

最后又说到仓鸮。老刘说，拍仓鸮，有时也是要看人的运气的。曾有一个住店客人，明明那个晚上仓鸮来了好几回，他却一次也没有拍到。为什么呢？仓鸮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客人还在附近的饭店里吃晚饭；第二次来时，他刚好离开相机，到旅馆里上个厕所；第三次来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他又走开了……反正每次他回到树下，就是仓鸮刚刚飞走的时候，简直让人哭笑不得。

说着说着，时间已近深夜。由于已经在山上拍了一天鸟，我比较困了，就说，等到22点吧，再不来，就收工休息了。也真神奇，就在刚刚过了22点，我准备回房间的时候，一个白色的身影翩然飞来，它来了！可惜，仓鸮在大树上只停了几秒钟，还没有等我手忙脚乱对好焦，它就飞走了，钻入了旁边那棵小树的树冠里。老刘悄悄拿着手电走近，轻声招呼我过来。我拍到了，但没拍好。因为鸟被枝叶遮挡着，而且它转眼间又飞走了。

## 第三夜： 幸运在不经意间降临

次日，好运终于来了。晚上七点一刻左右，一只白色的鸟飞来，停在一根横向的粗大的树枝上，可惜周边还有不少小树枝遮挡。我赶紧打开手电，左手拿着手电照着目标，右手操纵相机，开始对焦。通过镜头，赫然看到它的爪子下面有一只可怜的老鼠。由于手电光反射的缘故，仓鸮和老鼠的两双眼睛都闪闪发亮。我刚按下快门，没拍几张，鸟儿就带着老鼠飞进了树洞。没多久，它又飞了出来，消失在沉沉夜色中。

不久，老刘匆匆赶来了。我高兴地告诉他：“老刘，我刚才拍到仓鸮啦！带着老鼠呢。对了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”老刘自怨自艾地说：“啊呀，我被人拖住吃饭，盛情难却，走不开。后来是儿子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才借机脱身呢。”

这时，又有两个住店客人过来拍鸟了。我们几个在黑暗中边聊边等，不时仰头盯着树上。有了前两次拍仓鸮的经验，我这回已经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，包括设置好相机的参数。此时，后来的鸟友还在慢条斯理地整理器材，相机尚未装在三脚架上。

“仓鸮又来了！”老刘喊了一声。

我也已经看到了。立即抬起镜头，转到老刘的手电所照的方向，迅速按下了连拍的快门。通过取景器，我清晰地看到，仓鸮的脚爪下有一只仿佛还在瑟瑟发抖的老鼠。几秒钟后，仓鸮低下头，叼住老鼠，便振翅起飞，进入了树洞。整个过程也就十几秒。万幸，这回我拍得不错。而回头看身边的鸟友，却发现他们的镜头才刚刚在三脚架上放好，因此一次快门都没按下。真心替他们惋惜。

那时，刚好晚上8点。回放照片时，老刘说：“你昨晚和今天拍到的，都是雄鸟。”原来，仓鸮的羽色雌雄稍有不同，雄鸟显得更白，而雌鸟的胸部看起来更偏褐色。

连续守了3个晚上，终于欣赏到了仓鸮的风采，拍到了不错的照片。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开心吗？



叼着老鼠的仓鸮



躲在枝叶后面的仓鸮